

冯雪峰选集

论文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冯雪峰选集·论文编/冯雪峰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6

ISBN 7-02-004262-7

I. 冯… II. 冯… III. ①冯雪峰(1903~1976)
- 选集②文艺理论-文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1100 号

责任校对: 杨 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冯雪峰选集·论文编

Feng Xue Feng Xuan Ji·Lun Wen Bian

冯雪峰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7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 插页 3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02-004262-7/B·280

定价 29.00 元



作者像 (1956)

說明

這里影印出來的兩篇作品和一封短信，是方志敏同志
就義前在獄中寫的。它們怎樣從獄中帶出來，方志敏同
志的這封短信就可知道。而從獄中帶出來之後，終於能夠送到
上海曹先生手裏，並因而能夠把志敏同志給党中央的信
送到中央，這是毛澤東同志這位帶信的朋友的。這兩篇文章
和這封信中所說的三封信，送到曹先生手裏的時候，大
概已經在方志敏就義後很久，即是一九三五年或一九
三六年初，因為從一九三六年四月
從漢口到上海，
曹先生先抄電報，
的時候，曹先生已經收到已經有幾個月了。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本编作品包括:《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保卫延安〉》、《论〈野草〉》三个单行本论文集,辑入《过来的时代》、《论文集》的部分论文,及部分集外散篇,另有《民族文化》、《论艺术力及其它》分别选自《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今一并按创作时间顺序排列。

《过来的时代》,1946年7月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

《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1946年7月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

《论文集》(第1卷),1952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论〈野草〉》,1956年3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论〈保卫延安〉》,1956年5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雪峰文集》(第2卷),198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乡风与市风》,1943年作于浙江丽水、小顺和重庆,1944年11月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

《有进无退》,1944.7—1945.7作于重庆,1945年12月由上海及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目 录

革命与知识阶级	(1)
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	(7)
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	(13)
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	(28)
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	(33)
鲁迅论	(47)
关于“艺术大众化”	(60)
形式问题杂记	(72)
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和形式	(77)
论典型的创造	(85)
过渡性与独创性	(93)
论形象	(96)
民族文化	(104)
论艺术力及其它	(110)
题外的话	(134)
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	(138)
《丁玲文集》后记	(231)
论通俗	(239)
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	(252)

欧阳山的《高干大》·····	(281)
柳青的《种谷记》·····	(285)
马加的《江山村十日》·····	(290)
创作随感·····	(292)
论《阿Q正传》·····	(30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319)
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发展的一个轮廓·····	(333)
关于目前文学创作问题·····	(386)
关于创作和批评·····	(391)
论《保卫延安》·····	(429)
关于人物及其他·····	(456)
论《野草》·····	(476)

革命与知识阶级

一 知识阶级的动摇

无论中国的知识阶级是怎样的东西,无论人们怎样说像俄国革命前似的知识阶级在中国是没有的,但中国依然有它的知识阶级。在大动摇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十月到来的时代,中国的知识阶级必定演了它自己的角色。历史的进行是仿佛如出一轨的。

对于知识阶级,和对于别的人一样:革命成为一个可怕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它的“咆哮凶猛”,它的旋风的暴力;而是因为这暴力,是无法抵抗的,要抵抗是理由穷屈,理智所不答应的。革命毫无情面地,将不止夺去了保障你底肉体的物质的资料;它是并要粉碎你底精神的生活的一切凭依。它粉碎了你的自尊,粉碎了你的灵魂。从前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而且这一切,都是通过你自己的眼的,你无法使它不真实,如一个梦——革命所以是可怕的东西。知识阶级,倘旧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他是可用坟墓,而旧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样式与文化艺术是可用开在墓上的花这个比喻说明的,则当看见历史的巨人在掘撤着坟墓,墓上的花开始枯萎的时候,除出他根本就反对历史的推动,死心塌地地做反革命者,或相信墓上的花能够在“真空的空间”生活,他依然是它的宣扬者,

赞美者，运命注定他成为坟墓的殉道者以外，知识阶级不能不演下面的二类角色。其一，他决然毅然的反过来，毫无痛惜地奔去个人主义的立场，投入社会主义，以同样的坚信和断然的勇猛去毁灭旧的文化与其所依赖的社会。其二，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是他徘徊着，苦痛着——这种人感受性比较锐敏，尊重自己的内心生活也比别人深些。

革命是如此地使知识阶级动摇着的。为要不在革命上碰死自己，知识阶级也必须如此地改移自己的立场。知识阶级虽不属于革命的主要力量，——知识阶级于其构成上不能做革命的主要力量，但革命没有特别看轻知识阶级的必要。因第一种人，革命是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和速度。因第二种人，革命看见了自己的暴风一般的伟大，并能在这种人的生活里，分明地看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尽量的精神的冲突，革命却丝毫不会因这种冲突而受障碍的。

自然，革命除出将那甘心反动的知识阶级与别的一切反动者一视同仁地击死了以外，还有留心第三种人——他们在表面上是貌似第一种人，一样地坚信一样地勇敢的，革命有时也可利用他们，但他们到底没有热心自己的地位那般地热心革命的——即所谓投机的知识分子的必要。

二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

以上只是极表面地说明了知识阶级底被动地动摇着的一个普遍的形态。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也正如此地动摇着——仅只这点也已显示给我们：中国革命已到了如何的阶段了。但是，革

命是不但并不特别看轻知识阶级,而且必须积极地向知识阶级提出工作的——这个其实是革命早已向它提出,而且因此,知识阶级才显露地动摇起来的。中国的知识阶级,虽很薄弱,于过去的国民解放运动中却做了很不错的工作来,实在中国知识阶级是在国民解放运动中形成的;但运动不久就变质着,成为中国的革命,而且它到了现在的阶段了——这种的变质和进行,在知识阶级的文化运动与文艺活动中完全没有它的影子。知识阶级底动摇是直近的事,于是有一部分是向革命突进了。我们再详细点就事实来考察一下看吧。

知识阶级底起点是所谓“五四运动”,但“五四运动”是国民解放运动的焦点。这国民解放运动的起因是“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是其具体的最初的表现。到了“五四运动”的时期,国民解放运动积极地开始进行着与封建势力的必要的斗争。从这时期以后,中国国民可以说是全体都生活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的。在这时期,也是国民解放运动第一次的认识了社会的阶级冲突。但是中国并不是单独在地球之外的国,是世界的一国,别的国家产业革命是行于十八九世纪的;于是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这也决不是资产阶级的堕落的缘故,是因为中国的工农非起来加入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可的。“五卅”是必然的暴露。说起来,自“五卅”以后,国民主要(次要当然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是应该生活在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事实上,国民解放运动到现在仍丝毫未达到最初的目的,也就证明了工农阶级没有解放以前国民解放是做不到的。中国工农的党,从最初就站在这样主张上,虽经过几次政策的改变,然后确定了目下的政策,但只是政策的改变。

在这几个的阶段间,中国知识阶级做工做得最好的,就只是

与封建势力斗争的一段上。在这段上,知识阶级很正确地抓着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很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的任务。看鲁迅的《坟》,则中国的最初的晨星似的文艺运动已认识这个任务了。知识阶级在这斗争上得到了自己的势力,它却就在这阶段上凝固着,自然是因为封建势力还十分强固地存在着的缘故,但知识阶级没有明了与封建势力斗争,若固定着站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是不成功的,这事实是真的。无论怎样说来,中国的工农跑上历史的舞台,至迟也应该在“五卅”以后。工农阶级的意识也不能不说在这时是已分明了的,因为中国的工农的党是在这时巩固起它的基础来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时除了一部分本已站在工农的立场上的人离开了知识阶级的队伍以外,就只有一二分子怀疑自己的立场稍稍显示了自己的内心摇动而已;其余留在原来的地位上支持着知识阶级的人是依然立在原来的立场上,最多也不过偶尔辽远地瞥一眼无产阶级罢了。工农的党采取了现在的手段,知识阶级才仿佛被火焰和刀光所验了似地动摇起来。

三 追 随 的 途 中

像现在似地动摇着,知识阶级,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成为反革命者,有一部分人是投入革命,有一部分人是配入以上所说的第二种角色,在体味着内心生活的苦痛——革命倘若有一刹那的闲暇,它以怎样的眼光来瞥视这知识阶级底现状呢?

现在所提出的主题——“无产阶级文学之提倡”和“辩证法的唯物论之确立”,于知识阶级自己的任务上,这是十分正当的,对于革命也是很迫切的。但革命是只将革命的知识阶级看作

“追随者”的。事实上,在知识阶级这名字还存在的时间,它始终是追随者。

革命对于以上所说的第二种的人,尽可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他们多是极真实的,敏感的人,批评的工夫多于主张的,所以在这时候,他们常是消极的,充满着颓废的气氛。但革命是不会受其障害的,革命与其无益地击死他们,实不如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苦痛,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

因此,我对于目下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倒想略加一点意见。

如上所说,革命看见有人攻击如鲁迅似的人,实不会出来给鲁迅辩护的那样愚笨。但革命,在现阶段,虽已采取了目下的手段,对于知识阶级就只能取了以上的态度,即将革命的知识阶级看作自己的追随者,而以度外的眼光视以上所说的第二种人。

我们先来检讨一下鲁迅看。照现在的情形,在或一程度上鲁迅是配入以上所说的第二种角色的人。实际上,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知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出空隙,可以断言鲁迅是诋谤过革命的。鲁迅自己,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的感伤主义者,在文化批评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因此,在艺术上鲁迅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的普遍的“黑暗方面”,在文化批评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是鲁迅;但他没有在创作上暗示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是和经济制度有关的。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在旁边的说话者。所以鲁迅是理性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到了现在,鲁迅做的工作是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也仍

立在向来的立场上,同时他常常反顾人道主义。

但是,反顾人道主义并非十分坏的事情。革命在它的手段上,因为必要,抛弃了人道主义;但是在理想上,革命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抛弃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同样,革命也必须欢迎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一切友方的势力;革命自己也必须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

我们再来检讨一下鲁迅的抨击者这一面看,则我们应该说,他们不但不会因此而有利于革命,并在他们自己里面看出他们的危险性来。创造社改变了方向,倾向到革命来,这是十分好的事;但他们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这却是十分要不得的。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别的许多的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对于鲁迅的攻击,在革命的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革命现在对于知识阶级的要求,是至少使知识阶级承认革命。但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的革命的痕迹来,他至多嘲笑了革命文学的运动(他也并没有嘲笑革命文学的本身),嘲笑了追随者中的个人的言动;而一定要说他这就是诋毁革命,“中伤”革命,这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吗?而且不是可笑吗?对于一切的恶意的诋毁者,为防御自己起见,革命要毫不犹豫地击死他们,革命也正不必遮瞒一切;但将不是诋毁革命者强要当作诋毁者,是只有害处没有益处的。

革命有给与知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以极少限度的闲暇,使他们多多渗透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的精神的必要。

一九二八年五月

原刊于《无轨列车》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

——评丁玲的《水》

丁玲的《水》，在《北斗》月刊上登完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认为是一篇“好的作品”。我懂得那意思，那是说：这是我们所应当有的新的小说。

我们将会同意这种评价；不过我想如果更妥当点说的时侯，不如修正为这还只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

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立志要做新的小说家的人，青年的，中年的，以及老年的；但多的是预约，还很少有“兑现”。《水》可以算得一点小小的兑现。

《水》所以引起读者的赞成，无疑义的是在：第一，作者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现实的题材。题材对于小说，总是占着重要的地位，而在像水灾这样动人的，时事的，照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题材，虽然多得“取之不尽”，却还不能使许多作家抛去穷屈的虚伪的“身边琐事”的时候，则作者快捷的加以取用，就会引起读者的热情的注意是一定的。并且也就在这点上，有着它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但是，最主要的还在：第二，在现象的分析上，显示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定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在《水》里面，不是一个或二个的主人公，而是一大群

的大众，不是个人的心理的分析，而是集体的行动的开展（这两点，当然和题材有关系的），它的人物不是孤立的，固定的，而是全体中相互影响的，发展的。

这三点，我说得非常抽象的，过于概观的，但应当是许多读者所共抱的意见吧。

可是，这意见是对的话，则《水》的最高的价值，是在首先着眼到大众自己的力量，其次相信大众是会转变的地方。这些，在知识分子的作家是往往不能办到，因为他们最会蔑视大众，常以为大众是渺小的，是盲从的，下意识地保存着“民可使由之”的孔子思想。这些用不着怎样的证明，只要注意到全篇的主旨就可明白。小说的开始，就是大众英勇的和洪水抗斗的一幕。这是和天灾——其实，如作者所示，并非天灾，是军阀混战和地主官僚的剥削的结果——斗争，大众用原始的巨力和自然斗争；小说结束的时候，则是灾民大众和饥饿斗争，用开始向于组织的力量和剥削者及其机关枪斗争。每一个地方，都显出灾民的农民大众的自己的伟大力量，只有这个力量将能救他们自己！这些灾民的农民大众的反抗对象的转变，那过程是最单纯的，然而是最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如果能够理解这最单纯的转变，他将会创造伟大的作品。

于是，如果这是主要点，如果这是《水》的生命，那么其他各点都不必说，同时不拘它还有很多的缺点，这无疑的已是我们的艺术的一点小小的兑现，我们所应当有的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

同时，如果以上所说是，我们也就得到新的小说或新的小说家的定义的主要部分吧。在现在，新的小说家，是一个能够正确地理解阶级斗争，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特别是看到工农劳

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的作家！这样的作家所写的小说，才算是新的小说。

因此，丁玲的《水》，如果它确是新的小说的一点萌芽，对于我们就还有另外的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将要证明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作家，可能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新的作家，只要他理解了新的艺术的主要条件，而逐渐克服着自己；而一个“半新”的作家，有时却往往不能为真的新作家，如果他不理解新艺术的主要条件，不厉行自己清算。证明这意义在现在是很重要的，而丁玲便是一个适当的例子。

且说丁玲原来是怎样的作家呢？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时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领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她是和她差不多同阶级出身(她自己是破产的地主官绅阶级出身，“新潮流”所产生的“新人”——曾配当“忏悔的贵族”。)的知识分子的一典型。在描写一个没落中的地主官绅阶级的青年女子，接触着“新思潮”(“五四”式的)和上海资本主义生活时所现露的意识和性格的《梦珂》里，在描写同样的青年知识女子的苦闷的，无聊的，厌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在说述一个贫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阿毛姑娘》里，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

丁玲原来以这样的作家在不久之前出发到文学上来的。这样的作家的运命却很可悲；决定运命的前途者只有一件事：作家自己在社会的变动中是否有觉悟，是否愿意去看见社会中的新